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

中

YE LANGU GUGUO SHIYUAN WENHUA LILUN YANJIU

王子尧 著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YELANGGUOGUOSHISHIYUANWENHUALILUNYANJIU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

中

王子尧 著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项目
2014 年贵州省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目 录
CONTENTS

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史源文化理论.....	001
远古彝文史源与九龙神话母权制度学说.....	027
史前图画文字与彝族刻画陶文史源理论.....	040
彝族远古部系氏族的宇宙生化理论学说.....	063
彝史记载古代祭祖论根叙谱与崇拜祖先.....	072
史记西南夷列传论笮侯主摩君长邛都.....	078
夜郎彝族部系族属与西南古国文献史略.....	086
彝史文献记载夜堵土麻塞兵战可乐城.....	096
彝史文献记载远古夜郎君长主摩仙角.....	098
彝史文献记载夜郎主摩君长史源理论.....	111
夜郎部系尼能氏族先圣者的执政分工.....	117
彝史文献记载论夜郎主摩与弭诺赤史源.....	126
彝史夜郎部系默侯主摩德施国君长史略.....	131
秦汉时期的夜郎古国法制史脉络探寻.....	150
彝史文献记载武夜郎君长献计攻打古诺.....	168
夜郎部系氏族与彝羌的远古神秘文化.....	203
夜郎古代部系史源与彝羌滇文化史略.....	216

目 录

古夜郎区域史源与武夜郎族属文化界定.....	221
明清时期的西南彝族历史文化面貌.....	227
夜郎考古与古代民族区域文化葬俗.....	234
俄索主摩君长部系与母系氏族旗号	251
夜郎牂牁漏卧君长主体民族为彝论.....	263
彝史文献记载夜堵土麻塞兵战可乐.....	270
俄索纳洛阿维、阿举、阿尼、阿景等支系	289
费夺阿武首邑阿余布偶阿涂等氏系.....	294
夜郎史源论思直鲁的九支天兵降世.....	305
彝史文献与夜郎神秘青铜文化起源.....	318
彝史解述夜郎古代只有单一葬俗之说	326
彝族古代区域习俗及官衙民居建筑文化.....	334
彝族史略元明时期的彝区作物与农具耕作	345
夜郎古滇文化印证了西南文化的交流理论	353
彝史文献漏君漏阿苦与武君夜堵土的再战胜负	361
彝史文献夜郎部系糯侯与蜀国主摩领地.....	388
彝史文献夜郎部系主摩君长糯恒的强盛.....	396

彝族古代家支血缘与地域土官火头组织.....	402
彝族地区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技术核心基础	408
彝族地区畜牧业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420
夜郎古代铜鼓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葬俗	425
彝史典籍记载古代彝族迁徙与史源文化	436
漏君漏古古与武君夜堵土的胜败	444
彝史典籍记载夜郎可乐与巴蜀南夷通道	481
夜郎主摩疆域文化理论与周边贸易交流	486
彝族古代文化中的彝汉碑刻源流	492
秦汉夷羌史源与乌蒙主摩两爨彝君时期	498
彝史古籍记夜堵土与漏阿苦的可乐之战	506
彝史记载漏卧女将与夜堵土的决战胜负	526
彝史记载阿哲主摩君长的创业战争史源	550
彝史文献记载六祖纪年与擎天大柱艺术	564
彝史记载论天象运年纪始于希弭遮时代	573
彝族武米时代娄溢侯笃与姑则制度学说	589
彝族古代宗法血缘娄溢侯笃的完善制度	600

彝爨先民的滇西北新石器时期文化变迁.....	606
彝族古代布摩氏系与社会历史文化脉络.....	612
女将漏古古与堵土的和亲停战.....	624
俅娄阿姆主摩君长与阿武甫的氏族史源.....	634
彝史记载北部糯侯与武啥舒毕姆君长部系.....	643
彝史记载夜郎默侯弭齐齐氏族发展史略.....	648
彝史文献记明末清顺治镇压四慕濯史略.....	663
彝史记载俄索主摩君长建二十四个良马部.....	675
彝史记载夜郎部系洛努古耶与德歹仆乌史略.....	685
彝史文献古籍论竿都夷与白狼歌史略.....	693
彝史记载夜郎部系布禄尼主摩君长史略.....	701
夜郎民族文化考古与土著民族洞穴墓葬.....	708
滇黔高原新石器时期的夜郎族属史源文化.....	721

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史源文化理论

彝族古籍即是彝族人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材料，根据彝文典籍史料《中国彝族通史》《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他们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后经若干世纪以后，濮、罗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必吕）为崇拜对象，他们进入了父系社会以后，尼部中又分流出了几支部落。这几支部落至今都还居于云南红河两岸地区的濮拉颇一带。在远古时，他们氏族中有三支曾经分支北上又南下。到了秦汉时期，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支系约在夏商时都相继又回到了尼部族故地的南中周围，到了商周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又从南盘江流域进入到了金河江流域，北上陕、甘、青、藏地区，大部分继续聚居在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地区周围。这也说明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与能部落就广泛地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各地，彝族的起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夷尼支系中的果濮，在彝族古籍《人类起源》中就有记载：“弭开阿得果，果濮尼姑住，尼姑买阿吉，塔吉都塔吉（意为尼姑织绸缎，一层擦一层），精美的艺术，工艺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中

超天下，实勺果濮尼，人世间万物，只要见过的，他们都要做，所做的人像，所造的万物，有的用金做；有的用银做；有的用铜做；有的用泥做，工艺很精巧，九代祭祀时，祭祀立塑偶，全都要用上，那时的工匠，强者构阿娄，能者果阿得，讲的是这些。”

据现存彝文文献资料记载考证，彝族最早的代数是在希弭遮之前那局热（横眼人）开始传的，在此之前的“独眼人”“直眼人”“竖眼人”“纵目人”都不算代数，因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其实彝族在希弭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百八十代到笃弭的记载传承。《贵州通志·土司制》（清）和《安顺府志·普里本末》均引《罗鬼（彝巫）夷书》曰：一世希弭遮“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亦以字为孟氏”。希弭遮，即孟遮氏。除希弭遮前的三百八十代外，从希弭遮到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之最末一代安胜祖，共传一百一十五代。安胜祖霭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以平均一代25年计，则希弭遮约当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即商代盘庚迁殷前后。

上述材料出自贵州水西彝区，那是被明朝赐姓为安氏的水西土司之世袭地。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即今贵州西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大片地区。据载：“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约为1474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朝中，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能苏主摩（意为君长），谓其妻为乃叶（亦为耐德）。”罗甸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40年代的汉光武帝年间，正值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从云南东川进入贵州辟土建立地方政权的时期，其统治范围辖有今贵州省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市）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今修文、清镇两县和贵阳、都匀两市。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弭开白乍戈（阿哲主府），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阿哲”，蒙语译称“亦奚不薛”。曾设顺元宣抚司，其首领经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代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继又改称宣慰司，封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从霭翠与其妻奢香到安贵荣、安万铨以至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等共十八代，均经明王朝册封，世袭贵州宣慰使。宣慰衙门虽设在贵阳，但他们

在水西地区则一直称霸。阿哲地，即是安氏家族多年来的政治统治中心，又曾是彝族文化盛极一时的中心地区。作为彝族文化组成部分的水西安氏谱系，对于时间观念文献没有历元，唯凭父子连名制以叙氏系，父子连名制是彝族历代的口传史，它固然不如一开始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信。

彝族父系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特别是1400余年来一直在中央王朝直接支持下的水西主摩世代称霸于水西，与中央王朝有直接的往来，且掌握大量彝族历史文化，“又自有夷字夷志，以记其先代之掌故”的安氏土司，到明代仍是贵州最有权势的彝族土司主摩之一，更是数典不忘其祖。所以，后世据“夷志”用“夷字”可追记到希弭遮直至安胜祖（安胜祖薨卒后无嗣，改土归流）凡一百一十五代氏系中，除了第一至十二代氏系因只有人名而别无其他史迹可寻故不一定可靠外，其余氏系记载较多，应是可信的，大体可从。准此，尽管平均一代以25年计的估算法并不精确，但时间上下的差异不致过于悬殊，故我们姑定彝族先民开始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相对年代大约是在夏末商初，而不是在周初与盘庚迁殷前后。在希弭遮以前，彝籍有三百八十代的记载。在希弭遮“入居于邛之卤”期间，彝籍记载较单薄。

故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和“入居于邛之卤”期间的历史，本文采取彝、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考证，再做全面的概述。彝族是一个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能、实勺、咪、吐、楚、那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在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有了祭司及布摩一类的神职人物了。

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可见，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人（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称之为“原始宗教”。在西方，对多神的崇拜早已消失，后来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里已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的是“道教”，唐时又传入了“佛教”。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中

的中国大门。

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涌入到了中国各地民区，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因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的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各地民区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的是天神筹举祖，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尼舍娄母兹、能舍娄母府、布舍那母构、恒舍吐咪它。汉族人崇拜的是帝玉皇、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些不同而已。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是大体一致，彝族崇拜水神——龙，其他大部分民族也是如此，如祭祀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大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中也都非常盛行，如彝族人崇拜“举主苏府”“独阿姆（母系首领）”“尼能实勺”“阿卜笃弭（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来祭拜者，络绎不绝。我国自古就有民族大融合的史实，如楚，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其相似。

从滇、蜀、夜郎等西南古国的历史图景。以“南中”为名的古西南地区，是众多族群的杂居共处之地，存在过数以十计的历史古国。其中，滇国、蜀国和夜郎国影响最大、最有名气。但是汉文史料对这些古国的情况记录得非常少。司马迁的《史记》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虽有所涉及，但也讲得相当含混而简略。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诗人李白，很想知道其家乡古蜀国的历史情况，但只找到一些不足凭信的传说，无奈之下，大诗人只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深深慨叹。

滇、蜀、夜郎等古国在中国大西南开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弄清这些古国的情况，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通史，可以振奋西南各族人民的精神。虽然汉文史料对滇国、蜀国、夜郎国乃至巴国的情况记载很少，但彝文古籍的记载丰富而具体，并且可以同出土文物相验证。尽管滇、蜀、夜郎等古国的君王和国民可能包含多个族群，但彝族先民肯定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彝文古籍记载，公元前

837 年左右，彝族先民中出了一位超凡的领袖人物，名叫笃慕。笃恭登上君王之位后，按阴阳太极之象，把整个统治区域划分为三界：天南孟国、地北仲国和中央季国。同时分封六子为侯，分掌天下大权。其中，武侯慕阿切掌滇国之政，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后迁移到今云南晋宁；乍侯慕阿考掌夜郎国之政，治所在今贵州赫章一廿；糯侯慕阿热掌蜀国之政，治所在今四川峨眉和成都一带；恒侯慕阿卧掌巴同之政，治所在今重庆。

滇国、蜀国、夜郎国和巴国君王氏系，彝文古籍有记载。王国内部各种制度、各个部族的关系、王国之间的重大战争等，彝文古籍也有记载，可以同汉文的记载、同出土文物相互参证。《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以此为据，重现这些古国的历史情景，弥补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缺环。

根据《中国彝族通史》《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和《彝族人类起源》中的记载，古夷人系中的远古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史源。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能升天入地，在古夷系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民族的心目中，龙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人不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彝语罗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崇拜起源于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社会里，是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之时的产物。

彝族的虎龙崇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及其后裔民族的一大文化特征。在古夷系族生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形象的文物屡有发现。如古滇地域出土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中

一条龙。有学者研究中国龙时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

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虎龙崇拜的产物。有人认为距今6000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又有学者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做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但从如今传的彝族古文化中就可得知，古夷人崇拜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是“尊左”习俗。虎是原生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保”，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崇虎、女娲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

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崇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崇龙，东夷人自然也就是虎龙并崇的氏族了。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中，经过夏、商、周的演变。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部族中，虎仍是放在第一位的。例如在羌人中，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也是崇拜黑虎，土家族、白族崇拜的是白虎。无论怎样，古夷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古今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从彝、汉文字的书祖——刻画文字与符号中去探究古代氏族部落的迁徙史源。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为后世创造了不少刻画文字与符号，过去，一般认为汉文的书祖就是甲骨文。其实，甲骨文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它之前就一定有文字的存在，那就是汉文书中所说的古夷人伏羲部族所造的“书契”，即刻画文字。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记载，相当于五帝初期的哎哺时代，彝族先民中有十九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普遍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群体人物时代。其中富有知识文化的代表人物耿（举）奢哲、阿卖妮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古夷人伏羲部族的故乡就居住在现今的西安半坡村，如今出土的五十个刻画文字，有二十二个字可用今天的彝文辨释，占总字数44%。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一起做了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今天的彝文的形义相同。

从上述可知，甲骨文与彝文该是“同母所生”的两兄弟。最早出现于古夷人伏羲部族中的“书契”即刻画文字，在中原地区演化为甲骨文之后继续发展为钟鼎文、篆书、楷书，为汉文系统；随着古夷人分支传入西南的刻画文字，发展为彝文。彝、汉文有共同特点，即同是方块字、单音节文字，同样可分笔画部首，同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只是形声字不成系列而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画符号”。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远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用彝文破译出了西安半坡遗址中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日报》报道，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学者用彝文对照做出了破译。

在全国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原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是古夷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文物，从3万年~5万年前到1500万年前，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渊源来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中

作为证明了。金宝山出土的 12000 年～10000 年前的刻画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的彝族“十月历”也可以来做一证明了。

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就是伏羲把古夷人初创的刻画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罢了。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村，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以及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上都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的夷人刻画文字。经过考证不过就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所以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到了商代，刻画文才发展成为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也就是后来的钟鼎文，后来这些文字逐渐成熟后，才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以及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时期的刻画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文字就大有不同了，何以如此呢？是因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全“神化”了，只由布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画，更多地保留在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画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人的刻画文字而已。

文化源流与部落史实。古夷人留下了可供我们参考研究的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与史实足迹甚多。古夷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人中的具有不同的称谓与不同文化特征的古夷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例如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后，古语古词，多多少少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而用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就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更多。

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相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做统一的“民族识别调查”，就民族语言来讲，今生活在西南的彝、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都被

归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为何归为彝语支？因为从语言、语词的语法结构上来讲，它们之间较为相同或者是相似较多，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才出现的。其次是蝌蚪文，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中有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

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在先秦时代，有学者认为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官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的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已近百年的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得以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在这个时候，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后来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他认识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所认识的蝌蚪文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的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入书库，供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需怀疑的。

而今，时移2000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语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崇拜黑色的人”。又如，筷子，彝语叫